

解放社編

魯迅小說吶喊狂潮集

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

解放社編

魯迅小說選集

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翻印

一九四六年一月

關於編輯『魯迅小說選集』的

幾點聲明

(一) 根據我們編輯『魯迅論文選集』時的目的和計劃，我們現在選出這本『魯迅小說選集』。魯迅先生，更主要的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，在『全集』中，屬於創作的部分比較不多；但就是比較不多的這些創作，對於我們，也『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、寶貴的東西』。

(二) 魯迅先生屬於創作的作品，共計五種：『吶喊』、『彷徨』、『野草』、『朝花夕拾』、『故事新編』。而這中間屬於小說的，就只有『吶喊』、『彷徨』和『故事新編』三種，本集所選均出自這三種著作。至于用文言文寫的部分，如『懷舊』、『斯巴達之魂』等，照例沒有選入。

(三) 這回選的方法，用的標準，是並不嚴格一律的。比方，選『狂人日記』，就是比較着重它歷史意義的成分多一些；選『一件小事』，是着重其表現了作者和無產者的關聯這意義上的成分多一些；選『示衆』，則是偏于技巧的成分上多一些的；『諸

如此類』。但是，在這些地方，總往往就正可以看出編者底有限的眼力；而這個卻又是極少有辦法的，只好在這裡向讀者們請求原諒和多提意見了。

(四) 末後，還選了先生自己的五篇文章，作為『附錄』，意思是用來幫助了解先生的寫作態度，和選在本集裡的某篇小說的。再選一篇先生的『自傳』做煞尾，這則是意在讀讀完了這些作品的人，有還不知道先生『身世』的，能得到一個比較大體的了解。

(五) 這次這本選集的出版，又逢上魯迅先生逝世的第五個週年。我們這次也就拿這個來作紀念！

輯者 民國卅年魯迅逝世五週年紀念日

目 錄

關於編輯『魯迅小說選集』的幾點聲明

一九一八年

狂人日記

一九一九年

孔乙己

藥

一九二〇年

一件小事

一九二一年

故鄉

三六

三二

二一

一六

一

阿Q正傳……………四七

一九二二年……

社戲……………九二

一九二四年……

祝福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在酒樓上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一九二五年……

示衆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孤獨者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
傷逝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
離婚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一九二六年……

鑄劍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奔月……………二一六

一九三四年：

非攻……………二二〇

一九三五年：

出關……………二四四

附錄（一）：

『吶喊』自序……………二五六

『自選集』自序……………二六二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……………二六五

阿Q正傳的成因……………二七〇

『出關』的『關』……………二七八

附錄（二）：

自傳……………二八五

一九一八年

狂人日記

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；適歸故鄉，迂道往訪，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道來視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補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。持歸閱一過，知所患蓋『迫害狂』之類。語頗錯雜無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體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間亦有略具聯絡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醫家研究，記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雖皆村人，不爲世間所知，無關大體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書名，則本人愈後所題，不復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識。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見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見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發昏；然而須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趙家的狗，何以看我兩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沒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門，趙貴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，還有七八個人，交頭接耳的議論我。又怕我看見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兇的一個人，張着嘴，對我笑了一笑；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，曉得他們佈置，都已妥當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舊走我的路。前面一夥小孩子，也在那裡議論我；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，臉色也是鐵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讎，他也這樣。忍不住大聲說：『你告訴我！』他們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讎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讎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腳，古久先生很不高興。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，一定也聽到風聲，代抱不平；約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對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時候，他們還沒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這真教我怕，教我納罕而且傷心。

我明白了，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！

晚上總是睡不着。凡事須得研究，纔會明白。

他們——也有給知縣打過枷的，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，也有衙役偷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；他們那時候的臉色，全沒有昨天這麼怕，也沒有這麼兇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，打他兒子，嘴裡說道：『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！』他眼睛卻看着我。我出了一驚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，便都哄笑起來。陳老五趕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。家裡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；他們的眼色，也全同別人一樣。進了書房，便反扣上門，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。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細。

前幾天，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，對我大哥說，他們村裡的一個大惡人，給大家打死了；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壯壯膽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戶大哥便都看我幾眼。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。

想起來，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。

他們會吃人，就未必不會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『咬你幾口』的話，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戶的話，明明是暗號。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，他們的牙齒，全是白厲厲的排着，這就是吃

人的傢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雖然不是惡人，自從聽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難說了。他們似乎別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況且他們一翻臉，便說人是惡人。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，無論怎樣好人，翻他幾句，他便打上幾個圈；原諒壞人幾句，他便說：『翻天妙手，與衆不同。』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，究竟怎樣；況且是要吃的時候。

凡事總須研究，纔會明白。古來時常吃人，我也還記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沒有年代，至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『仁義道德』幾個字。我橫豎睡不着，仔細看了半夜，纔從字縫裡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『吃人！』書上寫着這許多字，佃戶說了這許多話，卻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。我也是人，他們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靜坐了一會。陳老五送進飯來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魚；這魚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張着嘴，同那一夥想吃人的人一樣。吃了幾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，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。

我說：『老五，對大哥說，我悶得慌，想到園裡走走。』老五不答應，走了，停一會，可就來開了門。

我也不動，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；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，慢慢走來，他滿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頭向着地，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。

大哥說：『今天你彷彿很好。』我說：『是的。』大哥說：『今天請何先生來，給你診一診。』我說：『可以！』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！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；因這功勞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雖然不吃人，膽子卻比他們還壯。伸出兩個拳頭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頭子坐着，閉了眼睛，摸了好一會，呆了好一會；便張開他鬼眼睛說：『不要亂想，靜靜的養幾天，就好了。』

不要亂想，靜靜的養；養肥了，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，我有什麼好處，怎麼會『好了』？他們這羣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聲大笑起來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，有的是義勇和正氣。老頭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氣，他們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點這勇氣。老頭子跨出門，走不多遠，便低聲對大哥說道：『趕緊吃罷！』大哥點點頭。原來也有你！這一件大發見，雖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夥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

這幾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創子手扮的，真是醫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們的祖師李時珍做的『本草什麼』上，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還能說自己不吃人麼？

至於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對我講書的時候，親口說過可以『易子而食』；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，他便說不但該殺，還當『食肉寢皮』。我那時年紀還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點頭，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狠。既然可以『易子而食』，便什麼都易得，什麼人都吃得。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，也糊塗過去；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，不但將邊還抹着人油，而且心裡滿裝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。
獅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我曉得他們的方法，直捷殺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禍祟。所以他們大家連絡，布滿了羅網，逼我自戕。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，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，便可以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帶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緊緊勒死；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，又償了心願，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。否則驚嚇憂愁死了，雖則略瘦，也還可以首肯幾下。

他們是只會吃死肉的！——記得什麼書上說，有一種東西叫『海乙那』的，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；時常吃死肉，連極大的骨頭，都細細嚼爛，嚥下肚子去，想起來也叫人害怕。『海乙那』是狼的親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趙家的狗，看我幾眼，可見他也同謀，早已接洽，老頭子眼看著地。豈能瞞得我過。

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夥吃我呢？還是歷來慣了，不以爲非呢？還是喪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詛咒吃人的人，先從他起頭，要勸轉吃人的人，也先從他下手。

其實這種道理，到了現在，他們也該早已懂得；……

忽然來了一個人：年紀不過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滿面笑容，對我點頭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我便問他：『吃人的事，對麼？』他仍然笑着說：『不是荒年，怎麼會吃人。』我立刻就曉得，他也是一夥，喜歡吃人的；便自勇氣百倍，偏要問他。

『對麼？』

『這等事問他甚麼。你真會……說笑話。……今天天氣很好。』

天氣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問你，『對麼？』

他不以為然了。含含糊糊的答道，『不……』

『不對？他們何以竟吃？！』

『沒有的事……』

『沒有的事？狼子村現吃；還有書上都寫着，通紅斬新！』

他便變了臉，鐵一般青。睜着眼說：『也許有的，這是從來如此……』

『從來如此，便對麼？』

『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；總之你不該說，你說便是你錯！』

我直跳起來，張開眼，這人便不見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紀，比我大哥小得遠，居然也是一夥；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；所以連小孩子，也都惡狠狠的看我。

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別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覷。……
去了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，何等舒服。這只是一條門檻，一個關頭。他們可是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、師生、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，都結成一夥，互相勸勉，互相牽掣，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。

十

大清早，去尋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門外看天，我便去到他背後，攔住門，格外沉靜、格外和氣的對他說：

『大哥，我有話告訴你。』

『你說就是。』他趕緊回過臉來，點點頭。

『我只有幾句話，可是說不出來。大哥，大約當初野蠻的人，都吃過一點人。後來因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變了人，變了真的人。有的卻還吃，——也同蟲子一樣；有的變了魚、鳥、猴子，一直變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今還是蟲子。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慚愧。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，還差得很遠很遠。』